

¹ D E C
E P T
I O N

³ D A
N

⁴ B R O
W N

² P O I
N T

[美] 丹·布朗
骗局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译·朱振武
信艳
王巧俐

[美] 丹·布朗

D A N B R O W N

骗局

D E C E P T I O N
P O I N T

译 朱振武
信艳
王巧俐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骗局/(美)布朗著;朱振武,信艳,王巧俐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378-7

I. ①骗… II. ①布… ②朱… ③信… ④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3268 号

Deception Point

© 2001 by Dan Brown

Arranged with Sanford J. Greenburger Associates,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4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439

责任编辑:刘晶晶
特约策划:吴文娟 邱小群
封面设计:杨 军

骗局

〔美〕丹·布朗 著
朱振武 信 艳 王巧俐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经售: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5 字数 418,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78-7/I·4276 定价:51.00 元

鸣 谢

衷心感谢杰森·考夫曼高明的指导和颇有洞见的编辑才能；感谢布莱思·布朗孜孜不倦的研究和富有创意的建议；感谢我的好朋友杰克·埃尔韦尔；感谢国家安全档案馆；感谢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共事务办公室；感谢斯坦·普兰顿，感谢他一如既往地所有事情上向我提供信息；感谢国家安全局；感谢冰川学家马丁·杰弗里斯；感谢才华横溢的布雷特·特罗特、托马斯·纳德奥和吉姆·巴林顿。还要感谢康尼·布朗和迪克·布朗、美国情报政策文献资料工程、苏珊娜·奥尼尔、玛吉·瓦赫特尔、莫里·斯泰特纳、欧文·金、艾莉森·麦金内尔、玛丽·戈尔曼和斯蒂芬·戈尔曼；感谢卡尔·辛格博士、斯科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的迈克·拉茨博士、美光电子公司的阿普里尔、埃丝特·桑、国家航天航空博物馆、吉恩·奥尔门丁格博士、桑福德·格林伯格公司的盖世无双的海德·兰格和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约翰·派克。

比尔 本书作者声明的话

三角洲部队、美国国家侦察局和太空前线基金会都是真实机构，本书所描述的种种技术皆现实存在。想象其意义之深和惊世骇俗之甚，这可能会使我们最古老的一些疑问得到诠释，但也将提出另外一些更为本原的问题。

一九九六年八月七日，在 ALH84001 发现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比尔·克林顿总统的话

楔子

该项发现若得以证实，则是科学对我们所处的宇宙所能揭示的最为发聋振聩的洞见之一，我们可以想象其意义之深和惊世骇俗之甚，这可能会使我们最古老的一些疑问得到诠释，但也将提出另外一些更为本原的问题。

布罗菲的四只猎狗拉着装有地质检测设备的雪橇在冻土带穿行着。突然，一九九六年八月七日，在 ALH84001 发现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姑娘们，怎么了？”布罗菲迈步下了雪橇，对着几只猎狗问道。通过密集的暴风雪，只见一架双旋翼运输直升机在低空盘旋着，战斗机般异常敏捷地向着冰川降落下来。这奇怪了，布罗菲心想。他还从没有这么北的地方见过直升机。直升机在五十码外的地方落了陆，扬起了一阵冰冷刺骨的颗粒状的雪花。几只猎狗低声吠叫着，眼睛里充满了警觉。直升机的舱门滑动着打开了，两个大汉跳了下来。他们身穿可以应对各种风飘雨雪的白色制服，手里端着步枪，迫不及待地径直朝布罗菲奔了过来。

“是布罗菲博士吗？”其中一个大汉喊道。布罗菲大惑不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是哪位？”“请把你的无线接收机拿出来。”另一个大汉说。布罗菲说：“你说什么？”“照着做！”布罗菲满腹狐疑地从风雪大衣里掏出无线接收机。“我们需要你发送一份紧急公告，把无线接收频率降到一百千赫。”布罗菲更加茫然了。这么低的频率是什么信息也收不到的。“出了什么事故吗？”

楔子

在这荒凉孤寂之地，一个人怎么死都有可能。地质学家查尔斯·布罗菲在这壮观的蛮荒之地一待就是几年，但对这就要降临到头上的异乎寻常的兽行，他还是始料不及。

布罗菲的四只猎狗拉着装有地质检测设备的雪橇在冻土带穿行着，突然，几只狗放慢了脚步，向天上望去。

“姑娘们，怎么了？”布罗菲迈步下了雪橇，对着几只猎狗问道。

透过密集的暴风云，只见一架双旋翼运输直升机在低空盘旋着，战斗机般异常敏捷地向着冰川降落下来。

这就怪了，布罗菲心想。他还从没有在这这么北的地方见过直升机。直升机在五十码外的地方着了陆，扬起了一阵冰冷刺骨的颗粒状的雪花。几只猎狗低声吠叫着，眼睛里充满了警觉。

直升机的舱门滑动着打开了，两个大汉跳了下来。他们身穿可以应对各种风霜雨雪的白色制服，手里端着步枪，迫不及待地径直朝布罗菲奔了过来。

“是布罗菲博士吗？”其中一个大汉喊道。

布罗菲大惑不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是哪位？”

“请把你的无线接收机拿出来。”

“你说什么？”

“照着做！”

布罗菲满腹狐疑地从风雪大衣里掏出无线接收机。

“我们需要你发送一份紧急公告，把无线接收频率降到一百千赫。”

一百千赫？布罗菲更加茫然了。这么低的频率是什么信息也收不到的。“出了什么事故吗？”

另一个大汉举起步枪，瞄准布罗菲的脑袋说道：“没有时间跟你废话。照着做！”

布罗菲浑身颤抖着调试着传输频率。

先下来的那个大汉递给布罗菲一张打着几行字的记事卡，命令道：“把这条信息发出去。立即发。”

布罗菲看了看那张卡片。“我不明白。这条信息有误。我还没……”

另一个大汉用步枪紧紧地顶住了布罗菲的太阳穴。

布罗菲颤抖着发送那条稀奇古怪的信息。

“很好！”头一个大汉说，“你和你的狗马上都滚到飞机里去。”

在枪口的威逼下，布罗菲把几只狗和雪橇都顺着滑梯弄上了直升机。他们刚刚站稳，飞机就离开了地面，机头转向了西方。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布罗菲追问道，穿着风雪大衣的他惊出了一身汗。那条信息是什么意思呢？

两个大汉一言不发。

直升机向上攀升着，狂风撕扯着未拉上门的舱口。布罗菲的四只猎狗仍套在被拉上飞机的雪橇上，低声呜咽着。

“总该关上舱门吧，”布罗菲哀求道，“你看不见我的狗都很害怕吗？”

那两个大汉不予理睬。

直升飞机爬升到四千英尺的高空，下面是一连串的冰川和冰隙，这时，飞机陡然向内侧倾斜过来。两个大汉突然站起了身，二话没说，抓起那个满载的雪橇就向舱门外推去。布罗菲目瞪口呆地看着四只猎狗徒劳地抵御着那巨大的重力。转眼间，四只猎狗一下子就没影儿，嚎叫着被重物拽着甩出了舱外。

布罗菲不由得狂叫着跳了起来，但立即被两个大汉牢牢地抓住了。他们把他径直拖向舱门。布罗菲吓得魂飞魄散，他挥动着双拳，试图挣脱那两双正把他推出舱门的大手。

但无济于事。眨眼工夫，他已经朝着下面的冰川坠了下去。

第1章

毗邻国会山的图卢兹饭店拥有牛犊肉和白汁红肉¹等政治不正确的美味佳肴，这使这家饭店成了华府要人精英们工作早餐会的首选，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今天早上，图卢兹饭店又是一番忙碌——刺耳的银制餐具的当啷声，咖啡机的转动声，使用移动电话的交谈声，都交织在一起。

饭店老板趁人不注意呷了一口清晨的红玛丽混合酒，正在这时，一个女人走了进来。老板转过身，老练地笑了笑。

“早上好！”老板赶忙迎道，“我能为您效劳吗？”

那女人很妩媚，三十四五岁，上身穿一件乳白色劳拉·阿什利牌的短上衣，下身穿灰色褶皱法兰绒长裤，脚蹬一双不太时尚的平底鞋。她站在那里，很挺拔——下颏微微抬起——不是傲气，结实而已。这女人的头发略显淡褐色，发型做的是华盛顿最流行的那种——就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那种——一头浓密的秀发，在齐肩的地方向内髻曲着，长短恰到好处，既不乏性感，又让人感到她的聪颖过人。

“我来迟了一点，”那女人说，声音透出一种谦和，“我约好了在早餐会上见塞克斯顿参议员。”

老板的神经不由自主地猝动了一下。塞奇威克·塞克斯顿参议员。他是这里的常客，眼下可是全国最出名的人物之一。上星期，他在超级星期二²一举击败了全部十二名共和党候选人。现在，这位参议员实际上已经被确定为该党派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许多人都认为，明年秋季是塞克斯顿参议员从那个焦头烂额的总统手里巧妙地夺取白宫主人地位的绝佳时机。最近，塞克斯顿在各大杂志上频频露面，他

1 白汁红肉：配有调味汁的生牛肉片，因意大利画家卡尔帕乔（Carpaccio，1450—1525）擅用红白两色而得名。

2 超级星期二是总统竞选初选日，通常在三月份。

的竞选口号贴遍了美国的大江南北：“停止挥霍，开始改善。”

“塞奇威克·塞克斯顿在包间里。”老板说，“那您是……？”

“雷切尔·塞克斯顿，我是他的女儿。”

我可真够笨的，老板心想。那长相明摆着。这女人继承了参议员那敏锐的双眸和优雅的举止——那种圆通的雍容的贵族气质。很显然，参议员那标准的长相直接遗传给了雷切尔，然而雷切尔·塞克斯顿身上有一种特有的慈悲胸怀和谦恭之态，这点是她的老爸需要学一学的。

“欢迎您光临，塞克斯顿女士。”

老板领着参议员的女儿穿过就餐区，众多男性的目光立刻都聚焦到了这个女人的身上……这让老板感到了不大自在。有些人还算文质彬彬，另一些人可就不同了。在图卢兹饭店就餐的女人本来就少，而像雷切尔·塞克斯顿这样的女人更是少而又少。

“够窈窕的。”一个就餐的男子低声说道，“难道塞克斯顿又找了位太太？”

“那是他的千金，你这个糊涂蛋。”另一个人纠正道。

那人轻声笑了，“狡猾的塞克斯顿，没准哪天就把她干了。”

雷切尔来到了父亲的餐桌旁，这位参议员正在打电话，大侃特侃他最近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他只是抬起眼皮瞄了雷切尔一眼，敲了一下手上的卡地亚手表，示意她来迟了。

我也想你，雷切尔心想。

雷切尔的父亲原本叫托马斯，但他早就用中名取而代之了。雷切尔猜想这是因为他喜欢押头韵的缘故。塞奇威克·塞克斯顿参议员。¹别看已经满头银发，他可是个巧舌如簧的“政治动物”，他曾经被化装成肥皂剧中一脸狡黠的医生的样子，考虑到他的表演天赋，那幅样子还真是恰如其分。

1 塞克斯顿参议员的全名叫 Thomas Sedgewick Sexton（托马斯·塞奇威克·塞克斯顿），参议员的英文是 senator，Sedgewick（塞奇威克）是他的中名，与他的姓 Sexton（塞克斯顿）正好押头韵 S/S/S。

“雷切尔！”她的父亲咔嚓一下关了手机，站起身来亲了她一下。

“你好，爸爸。”她并没有回吻他。

“你看上去很累。”

就这样开始了，她想，“我收到了你的信息。出了什么事？”

“我就不能请我的女儿在外面吃早饭吗？”

雷切尔早就知道，她的这位父亲要是没有秘而不宣的目的是不会让她来作陪的。

塞克斯顿呷了一小口咖啡问道：“怎么样，你还好吧？”

“就是忙。看得出，你的竞选进展得不错。”

“哦，咱们不要谈公事，”塞克斯顿凑上前来，压低了声音说，“我跟你提的国务院的那个家伙怎么样了？”

雷切尔轻吁一口气，努力克制着自己看表的冲动，“爸爸，我确实没有时间给他打电话，而且我希望你别再指望——”

“雷切尔，你该腾出点时间来做重要的事。没有爱，一切都毫无意义。”

雷切尔真想回敬父亲几句，但她还是选择了沉默。只要机会来了，做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她爸爸肯定游刃有余。“爸爸，你不是想见我吗？你说这才重要。”

“没错。”父亲的双眼仔细审视着她。

在父亲的审视下，雷切尔觉得自己的拒斥心理有点冰释了，她真诅咒父亲的权威。这眼神是父亲的看家本领——这种本领，雷切尔猜想，可能会使父亲入主白宫。如果有必要，他可以一下子就热泪盈眶，而一会儿那双眼睛又可以泪痕全无，将激情洋溢的灵魂打开一扇窗，把信任的纽带伸向每一个人。这些都是为了信任的缘故。他的父亲总是这么说。塞克斯顿参议员好几年前就失去了雷切尔对他的信任，但他很快就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

“我给你个提议。”塞克斯顿参议员说道。

“让我猜猜看。”雷切尔答道，想再次强调自己的态度，“是不是哪个有头有脸的离异老夫要娶个小媳妇啊？”

“别拿自己开涮，亲爱的。你可没那么年轻了。”

雷切尔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自己在缩小的感觉，这是她每次与父亲相见时都有的感觉。

“我想给你一只救生筏。”塞克斯顿参议员说。

“我还不觉得我淹着了。”

“你是没有淹着，但总统可淹着了。你应该脱开干系，现在还为时未晚。”

“你这不是老生常谈吗？”

“想想自己的前途吧，雷切尔。你可以来为我工作嘛。”

“但愿这不是你叫我来吃早餐的原因。”

塞克斯顿参议员略微有点儿沉不住气了：“雷切尔，你看不出你为他工作对我影响很坏吗？而且影响到我的竞选。”

雷切尔叹了口气，她和父亲已经为此事吵过了，“爸爸，我不是为总统工作，我甚至连见都没见过他。我在费尔法克斯¹工作，上天可以作证。”

“从政要有洞察力，雷切尔。你给人的感觉是在为总统工作。”

雷切尔慢慢地吁了口气，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这份工作，爸爸。我不会辞职的。”

塞克斯顿参议员眯起双眼，说道：“你知道，有时候你的这种自私态度的确……”

“您是塞克斯顿参议员吧？”餐桌旁突然闪出个记者。

塞克斯顿参议员的态度立刻缓和了下来。雷切尔咕咚了一声，从桌子上的筐里拿起一个羊角面包。

“我叫拉尔夫·斯尼登，”那位记者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我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

参议员用餐巾纸轻轻擦了擦嘴，笑容可掬地说道：“很荣幸接受你的采访，拉尔夫，不过最好长话短说，我不想弄冷了我的咖啡。”

1 费尔法克斯（Fairfax），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城市，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南面。

那位记者听了这话立刻笑了起来。“这是当然，先生。”他拿出微型录音机，一边打开，一边说道：“参议员，您的电视宣传呼吁立法以保证男女同工同酬……还有，对新组建的家庭要实行税减。您能说说您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吗？”

“当然可以。我只不过是特别希望女人和家庭都强大起来。”

一旁吃着羊角面包的雷切尔差点没噎着。

“还有，在家庭问题上，”记者追问道，“您就教育问题发表了不少言论。您建议削减一些争议颇多的预算，以便为我们国家的学校多拨些款项。”

“我相信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

父亲竟沦落到引用流行歌词的地步，雷切尔简直不敢相信。

“先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记者又说道，“过去的几周里，您的选票激增，这使总统颇伤脑筋。您对您最近的成功怎么看？”

“我想这都离不开诚信二字。美国人民现在已经看出，总统在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的处理上已经没有诚信可言。政府的开销失控使这个国家债台高筑，人们已经意识到，到了‘停止挥霍’和‘扭转局势’的时候了。”

雷切尔在大放厥词的父亲旁边忍受着煎熬，这时，像是有意使她逃避一会儿似的，她手袋里的传呼机突然嘟嘟地响了起来。要在平常，这种尖锐的电动声音并不讨人喜欢，可这会儿，这声音听起来倒有几分悦耳了。

塞克斯顿参议员的话被打断了，他愤怒地瞪着眼。

雷切尔从手袋里掏出传呼机，按照预设的顺序撤了五个按钮，以确认她的确就是传呼机的主人。嘟嘟的声音停止了，液晶显示屏闪烁着。十五秒钟后，她就能收到一条可靠的文字信息。

拉尔夫·斯尼登对着塞克斯顿参议员咧嘴笑了笑，说：“令爱显然真是个忙人，你们父女二人百忙之中还能拨冗聚餐，真是别有情致。”

“我说过，家庭是第一位的。”

斯尼登点头称是，但紧接着，他又盯着塞克斯顿参议员，目光冷

峻地问道：“先生，我可以问一下，您和令爱是怎样处理你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呢？”

“冲突？”塞克斯顿参议员歪着头，一脸茫然无辜地问道，“你指的是什么冲突？”

雷切尔翻了翻眼皮，一脸怪相地看着父亲演戏。她完全清楚记者的言下所指。该死的记者，她心里想。这帮家伙有一半人吃的都是政治饭。这个记者的问题就是平时那帮采访人所说的“葡萄柚”——一个貌似刁难、实则对参议员极为有利的他早已打好草稿的问题——这是她的父亲可以组织的，猛力击出场外的缓慢低手球，以消除民众对某些事情的猜疑气氛。

“这个，先生……”斯尼登轻咳了一声，做出因这个提问而难为情的样子说，“这个冲突就是令爱在为您的竞选对手效力。”

塞克斯顿参议员突然大笑，立刻弱化了这个话题：“拉尔夫，首先，总统和我不是对手。我们只不过是两个对于怎样管理我们所热爱的这个国家持不同政见的爱国者。”

那记者脸上立刻露出欣慰之色。他言词辛辣地问道：“那其次呢？”

“其次，我的女儿并不是受雇于总统，她是受雇于情报部门。她把情报汇编起来，然后呈给白宫。这是个很低的职位。”塞克斯顿参议员顿了顿，看了看雷切尔接着说道，“事实上，亲爱的，我想你连总统都没见过，是这样吗？”

雷切尔瞪起了眼睛，满眼怒火。

这时，她的传呼机又尖声叫了起来，雷切尔这才将目光转移到液晶显示屏的信息上。

—RPRT DIRNRO STAT—

雷切尔立刻破译了这条缩略短信，不由得蹙起了双眉。这个信息出乎她的预料，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个坏消息，但她总算找到了脱身的理由。

“先生们，”她说，“我真是极不情愿，但不得不告辞。我得赶去

上班了。”大家都点了点头。高个头的是三州议会议员塞克斯顿。

“塞克斯顿女士，”那记者赶紧说道，“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再走。有传言，您今天约令尊共进早餐就是讨论辞去现在的工作来帮助父亲竞选一事的可能性，您能否就此发表一下看法？”

雷切尔感到像是被人往脸上泼了一杯滚烫的咖啡似的。这问题使雷切尔完全措手不及。她看了看父亲，从他那得意的笑容里，雷切尔觉察到这个问题是早有预谋的。她真想跃过餐桌一叉子给他戳过去。

那记者把录音机推到雷切尔的面前追问道：“说说吧，塞克斯顿小姐？”

雷切尔与这位记者四目相对。“拉尔夫，或者不管他妈的你是什么东西，你听好了：我没有任何放弃我现在的工作并为塞克斯顿参议员效力的打算。你要是发表与此相反的话，你得弄一个鞋拔把那个录音机从你的屁眼儿里挖出来。”

那记者惊得目瞪口呆。他咔哒一声关了录音机，掩饰着脸上的笑意道：“谢谢二位。”然后就消失了。

雷切尔立即后悔自己的失态。她继承了父亲的脾气，为此，她恨自己的父亲。顺顺气，雷切尔，好好顺顺气。

塞克斯顿参议员颇为不满地瞪着她说：“你应该学会心平气和。”

雷切尔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一边说道：“早餐会到此结束。”

显然，参议员也只能就此结束了。他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一边说道：“再见，宝贝儿，最近哪天得闲了顺便到我办公室来走走，看看我。还有，看在上帝的份上，结婚吧。你都三十三岁了。”

“是三十四。”雷切尔厉声说道，“你的秘书还给我发过贺卡呢。”

参议员深表同情地关注道：“三十四岁，差不多是个老姑娘了。你知道，我三十四岁的时候都已经——”

“不就是娶了妈妈，奸了邻居吗？”雷切尔没想到自己的这句话说得那么响，声音清晰地回荡在餐室里，显得很不合时宜。周围用餐的客人的眼神都向这里瞥来。

塞克斯顿参议员突然瞪起双眼，冷漠地盯着雷切尔道：“你要注

意自己的言行，年轻的女士！”

雷切尔径直向门口走去。不，你才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参议员！

第2章

三个人一言不发地坐在热技术抗风暴帐篷里。帐篷外，凛冽的寒风吹打着帐篷，像是要将它连根拔起似的，但三个人却一点也不在意，他们都看得出，眼前的形势远比这肆虐的寒风威胁大。

他们的帐篷是一片白色，扎在一个不太深的凹地里，一点都不显眼。他们的通讯设备、交通工具和武器装备都是超一流的。三个人中的组长是一个代号叫“三角洲一号”的人，这人肌肉发达，身手灵活，眼神却像他所处的这片地域一样显得一片凄凉。

三角洲一号手腕上的军用手表发出了尖厉的叫声，与此同时，另外两个人手腕上的手表也都叫了起来。

又过去了三十分钟。

到时间了。又到了。

三角洲一号本能地离开了他的两个伙伴，迈步走进了寒风呼啸的夜色之中，用红外线望远镜瞭望着月光下的地平线。像往常一样，他聚焦在那座建筑物上。那建筑离这儿有一千米远，是一个耸立在这不毛之地的硕大无朋、令人难以置信的庞然大物。自打这东西建立起来后，他已经和他的行动小组观察了十天。三角洲一号敢肯定，里面的情报将会改变这个世界。有些人已经为了保护这个建筑丢了性命。

这会儿，那座建筑的外面显得非常宁静。

然而，里面发生的事才是真正的考验。

三角洲一号返回到帐篷里，对他的两名组员说道：“绕飞时间到。”

两个人都点了点头。高个头的是三角洲二号，他打开一台便携式电脑，开了机。在电脑屏幕前坐好之后，三角洲二号把手放在一个自动操纵杆上猛推了一下。一千米以外，一个深深隐藏在那幢建筑里的蚊子般大小的监视机器人收到了这一指令，立刻活动起来。

第3章

雷切尔·塞克斯顿驾驶着白色本田英特格拉轿车奔驰在利斯堡高速公路上，余怒未消。福尔斯彻奇¹山麓上光秃秃的枫树挺拔地伸向三月里的晴空，但宁静的景色对于平息雷切尔的怒气几乎未起到任何作用。父亲最近在大选中的突飞猛进本应多少给他一种自信的气度，但却好像只是激起了他自大的心理。

塞奇威克·塞克斯顿参议员的欺世盗名使雷切尔倍感痛心，因为他是雷切尔所剩的唯一直系亲属。雷切尔的母亲三年前就已去世，妈妈的死对雷切尔来说像是塌了天，这一伤痛至今还噬咬着她的心。雷切尔的唯一慰藉是，她知道妈妈对于自己与那位参议员的痛苦婚姻深感绝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死神出于怜悯之心将妈妈解放了出来。

雷切尔的传呼机又响了起来，把她的思绪又拉回到了前面的公路上。她收到的信息和刚才的完全一样。

—RPRT DIRNRO STAT—

即刻向国侦局局长汇报。她叹了口气。天哪，我这就来了！

雷切尔感到越来越不安，她把车开到了往常的那个出口处，拐上一条列兵把守的通道，在一个戒备森严的岗亭前急停了下来。这就是利斯堡公路 14225 号，全美最隐蔽的所在之一。

1 福尔斯彻奇（Falls Church），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的独立市，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正西。